

玄覽堂叢書續集

第十四冊

no. 2
0528433

9(5)(08)

0079



邊事小紀卷之三



周文郁蔚宗

528433

纂

民國37.2.7

粵

陳

瑾白岳

全較

浙

王

慶予安

郁士俊爾揆訂梓

修築大凌城紀事

先是庚午五六月間中樞梁公廷棟奏遼東之役向來從三岔入只是頂頭局所以難勝今當

邊事小紀卷三

從旅順爲橫局。擊其脇。遼爲豎局。擊其首。以破
格用丘主事。禾嘉于旅。孫寧前元化于遼。而孫
以寧遠譟殺之變。不敢居遼。丘亦不欲入旅中。
樞復以孫有恩於東。而丘習遼也。遂以丘撫遼。
孫撫登。迨兩撫抵任後。則橫豎之議寢。一議撤
海。一議撤海以復廣寧。義州右屯中樞因請
旨下樞輔孫公密議。復貽公手書曰。皇上從
部議立兩撫進取。方執券以課成功。兩人一得

官。而各變其說。廷棟無死所矣。廷棟爲兩撫。嘔
出心肝。何事不相成。而今若此。公謂海可撤。而
劉興治反側未定。不可撤。是宐卽以金州付興
治。不必問其成虧。城可復。而兵力不給。三城難
復。卽撤海以復。人難頓來。若如禾嘉之議。以三
萬兵聚三月之糧守廣寧。賊便不敢西來。則遼
九城兵止五萬六千。而移三萬于廣寧。其二萬
六千。何以守九城。且三萬人三月之糧。不能無

脛而走。而廣寧東南賊仍可來。其議斷不可從。不得已。必欲復城。其所言之右屯可也。其地近海。而城小。與松錦不遠。尚可聲援。然力復此城。終當有益于東進。中樞念不復城。無以了橫豎之局。遂疏請祖帥大壽出關曰。遼之兵少。以其城多。臣議欲築右屯。蓋以右屯爲致師之地也。當從祖大壽議。分防永六千。付吳襄畱防東協。而身領四千出關爲恢勦大計。有旨修復右

屯。亟需大將。依議著祖大壽分防。永兵四千出
關料理。如關內有警。仍急入應援。其吳襄統兵
六千留防。此辛未正月所奉之明旨也。至三
月。樞輔陳邊政八款。內復城一款。奉旨。恢遼
計先復城。覽奏廣寧義州。不若右屯爲便。部議
既同。必有成算。還著詳加參酌。審議行。四月三
日。中樞復以詳加參酌疏奏。又題請以秦翼明
陞總兵。領川兵一萬出關護修。以班兵一萬四

千出關修築。于是遼撫丘公親至大凌河東相
度。復與鎮道協同條九議。以鎮道具揭。丘據以
奏聞。仍咨樞輔及兵部。其九議者。議修右屯。必
先修大凌。也。議修築。湏添班兵也。議督工禦寇
之將領也。議防禦之兵調車步騎營也。議糧運
之空番也。議防禦之法也。議車輛火器也。議調
覺華水營。以護運巡哨也。議以秦翼明兵分信
設防也。議入首揆周公具揭駁之。二十日。奉有

再行商酌之。旨。樞輔以五月六日得。旨。卽
行之遼撫。時撫適與鎮闕。且已轉南卿。遂不暇
應。舊樞梁公已去。新樞熊公明遇始來。迨七月
初。又奉酌議之。旨。樞輔仍行之撫鎮道。而撫
鎮道回文。耽延不至。且將廿日肇工矣。樞輔以
十六日詣大凌河。廿二日得鎮道呈議。鎮謂恢
復凌屯。原奉有。明旨。敢不盡心矢志。且竝陳
固防修防之著。道謂廷議首復右屯。因去錦七

十里而遙。恐兵力不能接濟。撫鎮議先修大凌。當隨撫鎮并諸將親詣大凌相度形勢。而議始定。豎取廣寧。此其先着。橫取海蓋。此其始基。所患者奴之擾耳。以地利言之。有新建敵臺。使賊不得近。有柵車聯絡。使賊不得闖。以磚石言之。輸助運輓。按日接應。以兵餉言之。僱車于山東。總鎮又助驢爲運。借馬價以充脚費。以鹽利補還。不另請。朝廷一錢也。以器具言之。本道修

整廢器發運不另請。朝廷一砲也。以兵馬言之。工竣則調各堡零兵以爲城兵。以所裁站馬舖馬爲城馬。不另增。朝廷一兵一馬也。衆議僉同。規模粗定。應止與否。幸再裁酌。樞輔隨據以入奏。時已有旨停工。而樞輔尚未聞。至八月初一日。兵部咨奉旨。凌屯工役可緩。卽著速撤班兵赴薊。修築城垣。秦翼明川兵併領入貼防。樞輔卽飛行遼撫及鎮道速撤。時祖帥等

以工不數日可完。乃轉乞公假班兵二三日。及樞輔再行催撤。則賊已闌入。遂圍衆于大凌。時城內戰兵班軍有二萬餘。糧止萬石。賊以重壕深塹坐困三閱月。糧盡食馬食人。兼之援兵失利。遂陷焉。按大凌城南去海三十里。而東北三十里爲十三山。哨丁所寄睡也。北五十里爲于子章。東稍北二十五里爲馬家湖。此二堡從來未陷。向所駐哨丁者。而南稍西四十里爲松山。

見駐中東兩前鋒。西稍南三十里爲錦州。見駐
兩路前鋒。其東三十里爲右屯。是大凌一城。乃
籠箄于我諸城堡之中。如果能復此。可護海艘。
可資海運。可棲屯農。可藉進取。正所謂鄭國渠
成。萬世之利也。第舉非其時。謀亦否臧。區區復
一彈丸之城。何用驚天動地。做大題目。且推三揀
四。議論紛紜。乃延至八月。而賊得爲計。人耶天
耶。

長凌潰沒紀事

辛未七月修築大凌河城。以祖帥大壽護築。副帥何可綱監築。工將竣而奴圍之久不解。上趨進兵。九月廿六日。兵營雙堡。其領兵大將爲吳襄。宋偉偉所統多步。而襄多騎。監兩軍者則永平道張春。賊以馬步環攻。我以矢砲擊退之。次日移營進抵長山。襄欲近水。偉欲遠草叢。方擬議間。賊輒來衝。偉營有柵。有拒馬。一排豎卽

營賊連攻不能入。遂移闖襄營。襄下廣武車中。二營兵精而營未定。中有黔兵四百。裹紅布爲苗卒之銳。總督特遣以出者。然目未見虜。及虜來衝。輒退。廣中二營亦因而稍却。騎兵見廣中却。遂與將搶馬南奔。廣中營將吳漢臣汪子淨死。薊營步將蕭偉湯廷耀亦死。賊全力攻偉營。自己至申。侍營砲出如雨。監軍大呼督厲衆殊死戰。而參將李光孝以砲自焚死。及砲熱不能

藥虜遂乘之。副將張繼綬一角先潰而死。副將滿庫罵賊死。兵旣潰。張春傷而臥。爲賊擄。求死。賊故不予死。前屯協將張弘謨劉家營遊擊姜新等同爲擄。其襄偉及騎將皆以次歸。于是賊卽以潰降。姜新等赴凌城招降。凌衆且挾降。督師中軍少保何可綱語祖帥曰。我與公皆遼人。公不出。無以繫遼人之心。予不死。無以明遼人之義。遂以文自祭。又語衆曰。死則死耳。奈何出。

凌城受萬世唾亂卒橫擊而食之。于是祖帥乃
給衆曰。我其爲大家脫一死。遂率二十七人詣
賊營。四曾率衆曾迎入。結爲兄弟。予以裘馬。祖
帥計卻之。以酒約祖帥。出下錦州。祖帥故辭不
肯出。而四曾語愈堅。會降將張弘謨。座語曰。縱
虎入山。四曾然其語。予以卮酒。祖帥心危之。益
堅辭不出。曾更以其姪姚塔同腹心石三達子
餽而強之。畱祖養子澤潤爲質。仍令入凌城。至

十月廿九日。祖大弼等劫奴營。祖帥復詣賊所。誑四曾可乘此出。賊信之。攜先二十七人。以初一之亥。步入錦。遂發塘報云。乘亂出。以安賊耳目。又二日。以同來者入賊營。賺諸將。而賊不肯放一人。祖帥乃具疏。以實陳。同撫軍丘公禾嘉。料理錦州。誓爲死守。是日賊發萬騎。踞高橋。以斷我東西聲響。候祖帥動靜。而祖帥不應。賊以初七日攻杏山。初八日攻中左所各城。以砲擊。

之。卽于是日回凌。焚其柵。墮我凌城。驅我兵將
萬餘人去。然是役也。當長山潰敗。虜愈猖狂。脫
非撫軍駐松山。誰能使其不長驅直下。及祖帥
出人多疑揣。非再得撫軍之在錦州。則錦州亦
不免因疑而誤。此蓋當事置身於不有。故能圖
成於旣敗。功雖不令。事固足多云。

援凌紀事

蓋大凌之役。奴合東西夷空國而來。其用力周而設計狡。我兵原不可以力敵。當其初至時。而凌城兵將空乘勢殺出。不應坐受其困。及奴圍既就。則在外援師。又當出奇掩擊。以亂賊營。庶凌城得以乘機而突出。至兩月以後。則賊之糧盡。氣索。人懷歸志。若舟師直走空虛。擣其心腹。未有不疑畏而反顧者。奈何力言之而不得一

請然必欲從大路而進也。則當乘九月十六日
錦州之戰。乘勝擡營而前。猶可速其解圍。乃又
延挨旬日。我氣已衰。而賊氣復振矣。旣松山爲
正兵。綴賊之前。則錦州于子章當出一奇兵。掣
其背腹。更貼一枝勁銳。從大凌海口徑突凌圍。
賊之首尾。自然炤顧不及。方爲得策。孰意又不
然。二十六日。雙堡之營頗整。但再堅持一二日。
以逸待勞。賊計必詘。詎其輕率前驅。使賊得以

乘瑕而擊。致功廢垂成。其病全在將帥原無闔
志。而強以不可爲之事。付之不能爲之人。鎮旣
與鎮不和。鎮又與將不和。將權不一。進止乖方。
廣中步營稍却。而馬兵望風先奔。迨大勢一亂。
全軍俱潰。均非與賊戰而敗也。至於水營積疲。
積玩。從無當實用。余以撫軍丘公題任其事。屢
辭不得。方在整頓。忽有奴圍大凌之報。奉旨。
集大凌海口。俟合大兵進勦。奈大兵屢易師期。

不勝忠憤。于是勉鼓將士。舍舟登陸。或明擊。或
暗伏。或偶遇。或賊來攻我。大小凡五戰。各上首
虜有差。奉 旨。水營兵丁。斬獲功級。知道了。著
查明獎賞。俟事平彙敘。該營遣發已久。正湏逼
凌制賊。還著鼓銳設奇。多方援擊。以爲殲虜解
圍之助。爾部速行馳飭。此九月二十二日也。先
是本月十二日。有 旨。燒荒。陸兵以奴在大凌
不能飛越而東。乃令水兵從海過東。自右屯登

岸。因風縱火。數百里一空。而奴馬始寤。至十三
山難民。不啻萬餘。俱爲水營接渡。安置各城。及
長山之戰。馬兵旣潰。步兵皆遵海濱而西。無一
不係舟師。渡過松山者。且潰將某某等。皆爲水
兵所救渡。故樞輔孫公批余牒曰。水兵在屯。凌
蓋耀間。真當一奇。特力未充。器未備耳。凌河之
役。張我軍聲。分賊全力。遂能登岸明擊。提礮暗
擾。使賊常疑天兵飛渡者。至先後接渡兵民將。

士且燒荒於東面。爲陸營所不及。以窘賊馬。蓋無時不在風波。而皴瘃堪念。寧前道查酌行。巡關御史王公道直批曰。據詳厥功足錄。寧前道再確查報。速速。寧前陳公新甲回報略曰。水營原以壯虛聲。而今且爲實着矣。如秋初高坎之役。早偵入犯之情形。則塘報有案。河東堡援凌之舉。屢殲湖南之賊。哨則斬級有案。馬尾屯合勦之令。直奪逾賊之遊魂。亦塘報有案。至糧艘

資其護運。潰兵借爲慈航。屯民賴其接渡。湖草
縱其火風。種種功次。可謂以舟師而兼陸戰者。
復奉御史批曰。已具題矣。不意疏入。而中畱司
馬門。

孔李叛登本末耿叛附

并毛吳二劄

賊孔有德者遼東寧衛人。李賊九成耿賊仲明皆遼陽衛人。初陷虜。以毛帥鎮皮島。相繼歸時。孔方弱冠。偕兄有性。役事帥府。尋及李耿拜爲義子。易姓毛。德名永。詩成名。有功。明名有傑。有字乃永。字叔行也。孔李長弓馬。不識字。耿識姓名。最奸猾。毛以孔李典內兵。耿主錢帛兼繕器。蓄有厚資。已已毛帥故。三叛及諸狡黠奉調過。

寧遠甫至。卽有奴入大安之報。督師西援。諸叛落魄寧城。是年冬。樞輔孫公莅關。諸叛往見焉。公逾知其爲大猾。密介孫寧前。元化防範之。卽寧前亦自云。此數猾不可復東。無何撫登而皆攜之去。且介典兵。辛未。以奴圍大凌。需援兵于登。而登撫遣有德及中軍王廷臣等千餘人往。至吳橋縣。以與地方市食物構釁。遂劫庫殺官。適賊九成以買馬至。相與挑激。稱兵而回。凡前

所過地方。稍有睚眦者。悉痛報之。而新城王氏。罹禍尤慘。知縣秦三輔。泣任甫兩月餘。城陷被殺。體無完膚。以其糾率士民力戰也。東撫余公大成告變。旨令同登撫相機招戢。是時登撫若肯輕身西逾諸叛。激切誠諭。一力擔承。則諸叛必不忍負其拔用之德。當束身聽命矣。奈何。狃于士紳閉城嚴拒之說。遂不出此。其諸叛妻子皆在城內。爲守爲戰。莫非賊黨。且撫標署中。

軍事者卽爲耿叛。仰明合登城內外。孰有與于我者。是時賊營于城東南山下。撫軍亟發張燾兵出勦。兵出未交一矢而輒與賊合。薄暮復有前勦兵三十四人。謂自叛營脫回者。欲乞入。又不幸啓門納之。次早諸叛攻城。其夜入三十餘人。攘臂大呼。全城應焉。正月三日登城陷。盡殺登人。及諸有司。總兵張可大時在水城。度力不能爲。乃于廳事後壁。大書都督張可大盡忠處。

從容自縊而死。于是孫撫及本道宋光蘭遊擊張燾同知賈名傑等從海上歸天津。

札毛承祿

係毛總兵文龍繼子

令先大將軍赤手創東島九年苦心一朝抹煞。其生平心事猶在黑白間也。如毛姓也善則大將軍何有而不善。毛姓也不善則大將軍又何從而善。今孔有德等非大將軍之廝養毛永詩毛有功乎。乘譁兵而作亂遂成騎

虎固有德等之不幸。實大將軍之不幸也。在
朝廷不難開一面之網。恐有德等終爲兩
端之鼠。招之戢之。其惟門下乎。擒之撲之。其
惟門下乎。果爾。則於國爲忠。於家爲孝。於功
名爲不世之奇。倘必致決裂而不可收拾。則
是貽大將軍以不諱。累門下以不忠不孝。其
熟思之。

與吳子遠

係毛承祿幕客

恢復登城紀事

壬申正月。孔叛詐陷登城。凡水陸兵將俱爲所拘奪。其登庫所蓄軍火器械尤富。蓋故巡撫陶公朗先所成造也。于是諸叛西掠黃縣。知縣吳世揚嬰城力戰。殺賊甚多。十三日城陷。負重傷。赴井死。賊猶出其屍磔之。余時在山海。得請回籍。已西過永平。復爲關撫丘公要于途。以奉有明旨。令余出海安輯各島。毋爲賊所招誘也。

先是遼撫方公亦以賊事相訊。余報之略曰：登變起于倉卒，人情不無驚駭。但諸叛伎倆，郁所嘗聞，非有過人之智，兼人之勇。不過因我失策，誘陷登城。今之子女玉帛，足以快心滿志。諒無別出之計也。惟是賊多脫自奴中，其性兇悍，恐非內兵能了。若乘其志慮未定，速發邊兵二三千，可一撲而盡。不然曠日持久，賊膽漸大，進而蠶食二東，退而兔脫諸島，皆非兵事所宜。此二

月初四日也。余遂以月之九日出海舟泊覺華島。聞兵部遣天津總兵王洪同署總兵楊御蕃率兵勦賊。二將越萊城東十五里與賊戰。敗績。潰至萊城下。萊以御蕃爲東人啓納之。後遂因以守萊。而洪逮治。先是東撫余公以登陷逮。新撫徐公從治來蒞任。舊守道宋叅議獻以母喪回代之者爲楊布政作楫亦至。賊是時薄萊城。十三日攻破平度州。知州陳所聞死之。二十八

日。余舟抵北汛。再以書上兩撫軍。略曰。此時或
勦。或撫。不宐濡滯。然非勦難。以言撫。非撫不能
成勦。如勦以腹地之兵。則與無勦同。適足以損
威而長賊志。是勦不成。而撫不成。撫也。其能
對手者。遼兵乎。恐又情關狐兔。香火念重。今莫
若挑選降夷三千。分領十將。如靳國臣。海參代
楊國柱等。仍統一大將。監一道。臣許以破賊日。
賊橐盡行給賞。滅賊既有想頭。趨事自能奮懃。

無論夷丁至彼如疾風之掃秋葉卽此先聲亦足墮叛賊之膽或不待戰而先有殺叛以求自全者倘止覆火壅流苟且塞責則無以法九邊攝跋扈爲憂方大耳是時當事撫勦之議不一故余以必勦請之當余未出海時旅順則有陳有時殺將劫兵而叛有時爲毛有侯也廣鹿島則有毛承祿率衆過登東偏諸島正在洶洶及余宣諭至始爾粗定然狼子野心終不可測余

復具報兩撫軍曰。聞內部欲調島兵過登。勦賊。今島鎮黃龍等已至旅順。抵登。只需一帆。若藉以爲聲。則少可濟實。如卽以爲實。則更有可虞。蓋此輩與登賊爲黨類。其好事喜亂亦頗相似。萬一登岸。又如張燾兵故事。奈何。且向處各島。其勢散而不聚。今集旅順。其勢聚而不散。順風之呼。尤切隱憂。總之。島兵但欲使之不爲賊。不必望其能殺賊。目前糧米之接濟。時不可緩。當

量移關寧者以應其急。如必候天津運發則誤事矣。遼撫方公遂據以塘報。部疏有云。副總兵周文郁所言殊皆詳審。明旨亦云。周文郁所報事情。卽密行傳諭黃龍。審機調度。及部諭到龍。而反恨余爲謗。鳥故發叅將龔正祥等三十六船赴廟島。未見少作齟齬。而遂相率入黷矣。時萊園益棘。主客官兵屢見挫衄。撫軍徐公亦爲賊炮所傷。以朱公大典代之。復出謝公璉于

獄以登撫赴東料理。其督師劉公宇烈以首奉命往東。至是以不進兵而逮御史王公道純。以與同事議論不合亦削籍去。天津巡撫翟公鳳冲以部咨發遊擊孫應龍等水師七十餘船。援登龍因與耿叛有舊。至則通之意欲籍耿圖大而耿隨詭報曰。今孔李皆在萊。其諸心膂亦隨去。若有兵入城。吾可反而據之。龍遂欣然率所有入登。竟墮其狡。孔叛等又僞以撫請于萊。

登撫謝公信之。往覆相訂。約某日出城與賊會。一時同事皆力沮不允。至期同內臣徐得時、翟昇等如賊營。賊欲乘以誑城。萊守朱公萬年稔知其狡。力沮撫軍不可出。至撫軍必欲出。則又不得不隨。至是親至城下大呼曰：我輩已爲賊賺。汝等可好守之。賊怒。遂殺朱公于城下。以謝撫。與內臣去。萊圍仍舊。五月十一日。賊破招遠縣。是時余海上事竣回遼。謁方公于署。公曰：東

援刻不容緩。予亦不勝頽禿舌敝矣。奈內外意見有同築舍。何。余曰。公如見得真。便當抗章以請。抑何過勞筆舌。公曰諾。二十三日。兵部尚書熊公明遇具題。二十五日奉旨。該撫鎮勵兵願効。奮愾可嘉。依議。卽着詳審調發。一應行糧犒賞。及沿途約束等項。俱着選委得人。料理停當。併將統領將官職名。起行日期。奏明。仍着監祝。差一內中軍及三四把牌同行。該部還悉心

籌畫調度。有應行事。宐陸續具奏。速傳諭各撫。按嚴飭經過地方各官。整備資應。曉戢居民。毋致紛擾。又本日早。輔臣周公延儒等。恭發密諭一道。通行遼撫。二十八日。遼撫方公一藻。恭報應援兵馬。略曰。臣自客冬聞叛賊孔有德等。殘城肆虐。思欲糾倡全遼忠義將士。介馬而馳。爲陛下誅逆屬久矣。惟是未奉明旨。無敢輕瀆。頃聞我師挫退。萊圍未解。不勝忠憤。隨與

鎮道諸臣。面相酌議。僉謂觸暑遠涉。關外守可
無虞。東省肘腋。神京策援。勢無容緩。鎮臣祖
大壽。慨然請行。臣密諮之。山永撫臣楊嗣昌。所
見悉與臣合。臣遂移劄樞臣。亟調關外。夷漢精
銳。早平羣賊。以安內地。用釋聖明東顧。俾得
一意禦奴。此全遼將士。翁有同心。靡不人人思
得一當者。部咨適至。大愜羣情。臣謹遵詳審。調
發之。明旨敢以應。調兵馬。據實開列。六月六

日奉旨。這所調兵丁及統領將官。還着會同
監視詳審酌行。于是會同監視馬公雲程發關
外夷漢官丁四千。關內騎兵一千。統以鎮臣金
國奇護以監臣高公起潛其分領副叅遊都則
靳國臣祖大弼張韜卽海參代也。楊國柱陳可
立金良棟董克勤王憲祖寬及立功總兵吳襄
督糧通判李茂根等。陳副使新甲倡義捐助。多
方借給以襄其行。八月十一日。兵至昌邑縣。遂

會同山東巡撫朱公大典監紀御史謝公三賓
監視呂公直萊州道楊布政作楫督糧道楊僉
事進登州道宋叅議之儁于十八日發兵新河
十九日黎明渡河賊來迎敵我兵奮勇直前鏖
戰數陣賊勢敗走我遂乘勝直抵萊之西南門
賊急撤營燒輜重棄紅夷等砲奔至城東山頭
扎營而萊圍解本月二十八日自萊城發兵東
進三十日與賊戰于白馬集自午至未連砍六

陣賊披靡棄黃縣走。而黃縣復。孔李二叛。僅以
殘騎入登死守。時當事慮其逸出。合昌鎮陳洪
範東援鎮鄧玘。劉澤清及副總兵丘磊等約步
騎可六七萬。作長圍困之。賊窮迫奮鬪。屢出屢
挫。仍殲其賊首李九成等。自壬申九月。至癸酉
二月。海開賊遁。而登城復。

協勦紀事

鮮國咨文附

癸酉二月孔賊自登遁海尚擁船一百八十餘
號衆數萬直薄旅順東西結營志在圖旅先是
正月間關寧撫軍楊公嗣昌方公一藻請令余
出海協勦奉旨周文郁准署鎮併天津陶曾
齡水兵俱聽調度俟有功陞敘犒餉及布帛等
項卽着關寧該撫先行如數措給該部作速解
補至黃龍屢奉扼勦之旨今又令分兵併付文

郁是否妥便。還着再行確議。速奏。然天津水兵。雖奉旨調度。但各一方。急未得用。初議赴登。夾勦。猶易爲力。及賊遁海。則孤掌。何以自鳴。二月十七日。自覺島開洋。東西飄泊。至廿九日。方抵北汛口。隨獲賊哨二船。賊首黃中甫等三十人。供賊孔有德等東結老營于龍王堂。自率精銳于雙島。以西備我師。而旅順被困于中。有黃鎮旗鼓李見原。名毛有見者。欲爲內應。既慮

旅順一失。則我無進路。然賊衆我寡。又未可輕敵。顧于無可奈何之中。思所以破之之法。念關寧所隨。僅龍武左右遊擊蕭九韶。龔有光兩營。不足恫賊。于是假立內丁二營。都司吳良弼。董應龍。火器一營。都司許一儒。招練一營。都司劉宗文。又以夷丁百人。輪流出哨。晝則往復廳事。夜則分布各船。令唱夷歌。有遼人能爲夷歌者。亦令和之。若滿營皆夷丁者。并我同行之人。亦

不知其爲聲爲實。三月五日抵南汛口。與賊前鋒僞將曾祿戰于宗島。碎賊三船。生擒方勝等十七人。當于陣前斬其死鬪者五人。其餘皆釋放。仍夜縱一人去。連日阻風不能前。十六日得風。乃令都守許一儒、李守定等率二十船潛往龍王堂搗賊老營。諭令多攜火煉。至彼不須別用器械。惟自占上風。亂擲火煉。蓋賊之船大橐重。人衆。一着火物則燃。人則亂。兼以舟次鱗比。

措手不及。破之必矣。是日夜分。余率衆東向。十八日平明。至雙島。孔賊迎敵。方在鏖戰。則舟屍盈海而下。余時揣知我兵必破。龍王堂賊矣。而孔叛亦覺。無心戀戰。且戰且走。我兵乘勢追擊。以賊舟蓬大得風。追趕不及。止擊沉毛承祿等八船。溺水死者無數。承祿浮水抵岸。窮迫投旅乞降。截獲承祿親口毛仁并栢有功等男婦五百五十八名口。而旅順之圍解。蓋已被圍二十

四日矣。次日許一儒等回營。報稱十七夜破賊。二十一船塘報入京。奉旨據奏周文郁奮擊賊舟。勢已窮蹙。卽着會同黃龍聯集各師協力銳勦。立殲渠兇。以膺懋賞。母得犴勝弛解。致有他虞。二十日泊旅順。會黃鎮初謂黃鎮必以解圍見德。孰意反陰忌之。至談及承祿奔旅情繇。則益忌。蓋彼已塘報計擒渠魁毛承祿矣。後以奇功論敘。余雖有報在先。而恥與之執也。及與

熟計賊事。又不肯挺身出圖。止撥都司尚可喜、金聲垣等千人隨行。可喜原名毛永喜，聲垣原名毛士垣。永喜與孔叛爲兄弟，士垣與孔叛爲叔侄也。余于是時內顧島外虞叛，憂心扼腕。熱血幾枯。二十三日追賊至三山島，獲賊一船，僞叅將高成功等二十人。二十四日追賊至廣鹿島，賊全夥俱集島內。私計以爲必擒渠兇，乃亟傳關寧將領及尚可喜等，諭令進兵擒賊，激切

鼓舞。犒以酒食而去。至巳時分。發鼓進兵。余躬冒矢石。率先力戰。而關寧兵將亦奮不顧身。賊衆大亂。始則可喜。等袖手旁觀。及見賊亂。則盡率兵船向北去矣。賊復整兵力戰而罷。次日。可喜等遠泊北岸。不與合營。我兵與賊相持一日。及晚。余密令擊賊營。而我船方至。賊船遂走。勇往直前。又大勝之。兩戰獲賊三船。擊毀十船。生擒孔賊偽旗鼓劉仲芳。徐登科。偽都司李錫胤。

偽守備李受培偽叅謀生員王世聰王廷璧併
指揮佟明忠周應龍等男婦五百七十名口。此
時若非兵力寡弱。則已手縛渠兇。余隨塘報請
益戰兵五百。情願以賊事自任。以島事付黃龍。
蓋深知同行無益。而反令人內外兼苦也。有
旨着關津淮島各兵嚴催速發。聯踪夾剿。盡殲
渠孽。如有逗玩悞事的。查究重治。二十九日追
賊至黃骨島。衝截賊舟爲兩股。其在後一股則

有首惡僞副將蘇有功張登高就擒并獲僞官
郭天福郭天祿尹天民孫有時連汝美等十一
人及奪回男婦一千三百三十六名口船十六
隻焚毀擊沉無算先是孔叛被圍在登有叅將
馬聰及道旗鼓陳朝柱指揮岳益等十四人謀
以元旦就賊行香時縛獻不意岳益語洩爲蘇
有功告變而各官被殺并屠其家其岳益妻妾
及朝柱家貲盡給有功卽令兼統十四人之衆

而張登高者爲薊鎮標營頭目。聞孔叛。陷登。乃鼓衆往投。今則竝獲之。報入。隨奉 旨。着該部飛檄周文郁益勵將士。奮力殲勦。務奏奇功。以膺懋賞。三十日追賊至獐子島。中國之地。至此已稱水窮。山盡。本島東則爲皮島。西北則爲鴨綠江。西南則鹿島。石城島。長山島。廣鹿島。及旅順之地。賊初意欲雄據獐島。處四通八達。結奴挾鮮鼓煽島衆。出沒海上。兼之各島叛將。尚可

進等亦欲賊據島。自王得以爲所欲爲。及至勢窮事迫。方思投奴。故尚可喜至奴中。則首請奴據島。用水。余是時一面設策擒渠。一面咨會朝鮮國王。令其出兵夾勦。嚴禁邊臣糶賣。四月初一日。賊見關寧兵船。近迫獐島。時值潮退。舟膠合。兵圍攻。自午至酉。燒賊三船。陣死青紅鱗甲二賊首。生執馮安等十九人。其旅順兵船。仍袖手坐視如故也。是夜一鼓。尚可喜遣船至賊營。

四鼓方出。初二日。可喜等藉口乏糧。欲往皮島。就食。又稱貸于關寧兩營。兩營不得已。乃轉那五十石與之。然既得米。而全營仍往皮島矣。初三日。賊合船與我搏戰。余以船之遲鈍者先發出洋。其輕便者畱與賊戰。方賊出口。余卽麾船拽篷向外。若將不與戰。然賊見我船外走。遂併力追趕。俟其將近。卽傳令掉槍迎擊。其時賊大船俱未及至。我立碎賊二船。見獲一船。賊衆多。

投水而死。獲賊首何子龍等十四人。餘船俱不敢前。初四日。賊勢日蹙。乃遁入鴨綠江矣。夫自二月至今。與賊角死力者。惟關寧一旅。其別鎮舟師。未嘗有一兵一船前來。初五日。登鎮吳安邦、天津陶曾齡等兵船始至。初六日。內中軍侯胤亦至。初九日。余力主入江。并檄令朝鮮將士堵遏賊投奴要路。初十之酉。與賊戰于鴨綠江卓山。我兵大勝。焚獲賊船。生擒僞都司高顯揚。

王朝義等三十六人。逆賊退據千家庄。蘇坨子以自固。而蘇坨爲賊之巢穴。千庄爲賊之門戶。其精銳併紅夷砲俱集于此。余思不破門戶不能達巢穴。乃與登津分奇正二兵。正兵攻千庄。奇兵入蘇坨。十一日。余率正兵攻千庄。賊死守不退。麾令奇兵入巢穴。賊始倉皇退保。我兵遂破千庄。十二日晚。旅順兵將及皮島。沈世魁等入江。十三日。合兵進攻蘇坨。朝鮮官兵列營于

陸舟師環攻于水蚤晚兩戰傷賊無算賊營大
慟次日耿叛遣僞官徐得功乞命于余以修築
南關恢復金州贖罪余許之少頃則忌者率人
放炮攻賊矣于是孔耿路絕酉刻以稟附矢射
向營中爲登鎮哨丁劉成功所獲云我等求撫
心真想周鎮主許我亦不假何又放炮攻打我
等何所恃以出先是耿叛獲罪老奴逃回皮島
至是不敢復去若乘機招之此叛必來十五日

余令鮮將林慶業等勒兵在岸以該國所助烏
鎗手三百分貼各船與各鎮將商確必欲于是
日擒執渠兇而東鎮兵將欲自當西北其三面
乃關寧登津諸營環而攻之氣勢甚雄賊之砲
矢亦如雨余時督戰在前適賊紅夷炮發余急
俯之而大彈從背甲掠過余後三人皆穿胸死
然我兵愈覺奮勇賊勢不支無奈島兵隱避夾
江終日不出賊遂于西北面遁合奴營矣余憤

恨之極。親邀內中軍登岸。驗彼隱避處所。面數其將領之過。此各鎮官兵所共耳目者。乃余之禍根從此種矣。十六日。奴于兩岸翼護賊船。扯拽于馬耳山下。奴衆結營于九連城一帶。九連卽遼之鎮江城也。二十日。淮鎮孫嗣徽兵船始入江。二十八日。朝鮮國都巡察使洛興君金自點來會。是日已暮。余令明早入營。而島協沈世魁卽欲其入。乃轉乞內臣令箭招之。余復傳諭

曰。軍中暮夜。應入與否。蓋自裁酌。洛興遂不果入。次早相見。談甚歡。二十九日。鮮國吏曹參議李行遠奉彼國命至。修禮甚謹。二臣見余推誠相與。啓彼國王。嗣接王書。更加謙篤。六月二十五日。余選善泅官丁李守定。吳三魁等二十六人。授以計策。潛入馬耳山。焚賊舟。二十七日。二更。三魁等浮水直入賊船泊所。伏定水中。候看船奴兵睡熟。舉火焚船。守定等先扎草爲空營。

於馬耳山下流見船上火起空營亦隨發火。奴
兵誤望空營亂奔。自相喊殺。賊舟遂焚。然余一
念猶不能已。乃遣劄朝鮮國王。兼面與陪臣金
自點商酌。百計欲共圖賊。七月六日。接鮮國咨
文。及陪臣面啓。乃奴欲該國代爲求好。情願歸
二叛爲贖。擬將耿叛先質軍中。以求轉奏。俟獲
旨。則竝歸孔叛。余隨具情事。竝原咨內報。不
意次日革任聽勘之。旨至矣。咨違當事。亦坐

是見止云。

協勦之役。初擬賊在登。則協陸。賊遁海。則協水。原未嘗責余以千六百舟師。擒渠於汪洋巨浪也。況轉戰三千餘里。損賊船衆十之八九。俘獲數千。如渠兇蘇有功等。皆奉旨磔斬。一旅舟師。能事已畢。奈以孔耿未獲。受過獨深。總之。因兵部覆疏有云。炤得黃龍之不能。用其衆。臣部早已知之。是以先時有易帥

之請。而難其代。細加諮詢。業得二三人。而周
文郁亦與其選。特未奉更置之旨。未敢輒
陳。今撫臣方一藻等所請。正與臣部懸合等
語。以致黃龍見忌。不與同心。且賄買奸邪。顛
倒是非。所遣將士。又賊黨尚可喜等。包藏禍
心。陰通陽縱。致使功墮垂成。心血徒嘔。維時
鮮國從事。頗知感憤。往來咨劄。足見同仇。但
多遭颶漂。僅有呈送。兵部及見存。遼撫者。

查錄庶屬國忠義不因共余埋沒耳。

朝鮮國咨一

朝鮮國王爲軍務事。崇禎六年四月初六日。准欽差統督關寧天津水師管理協勦軍務總兵官都督僉事周咨前事。炤得叛賊孔有德耿仲明卽故帥之毛永詩毛有傑也。旣流毒於島嶼。復肆逾於登萊。神人共憤。中外難容。昨大兵清復登城。逆賊仍借海道脫本

鎮特奉明綸。協島勦叛。自旅順而東。賊屢戰屢敗。其黨與船隻十損七八。業已追至獐子島地方。賊途窮命盡。不難旦晚就戮。惟是島通鴨江。恐又西投奴而東入貴國也。素知貴國忠貞世篤。義切同仇。或出兵以夾勦。或嚴糶以困絕。惟在貴國圖之。爲此合咨貴國。煩爲查炤施行等因。准此爲炤。海上殘孽。尚稽顯戮。脫逃登萊。假息孤島。食盡計窮。與奴

相通。罪通天地。憤極神人。仰惟貴鎮特奉
明綸。奉行天討。沉機制勝。屢破賊船。送死
遊魂。不日就擒。廓清之功。計日可待。小邦已
令都副元帥尹璠防禦使林慶業等官統率
各該將領。整搦軍馬。控扼要衝。設法隄防。相
機截殺。一面行文餉臣。將近海所儲米糧二
千石。陸續輸運。又將魚餘一百柄。以助軍需
去後。今准來咨。再行申飭。帥臣加意嚴防。夾

力共勦。惟願貴鎮益勵忠勇。唾掌誓師。蚤立
奇勳。以荅皇上。以幸小邦。爲此合行回咨
前去。煩爲查炤施行。須至咨者。

朝鮮國咨二

朝鮮國王爲軍務事。崇禎六年五月十二日。
准 欽差統督關寧天津水師管理協勦軍
務總兵官都督僉事周咨前事。炤得本鎮率
領將士。自前月十一至十五日。攻賊於千庄。

等處官兵奮擊賊斃固多。然我傷損亦復不少。彼時貴國將領丁役夾岸極力攻打。分貼在船者。計險血前。其間砲箭傷亡。本鎮目擊可憫。曾薄加鼓勸。以慰勞人。併於本月二十四日。行防禦使林慶業。備查開報。今據回呈。詳載明確。看得此舉。五日四戰。賊勢窮迫。已在掌握間。但因本鎮才菲力綿。復爲遁脫。厥咎難辭。機緣可惜。然各鎮各船。皆分有貴國

鎗手。此中軍計人情。勇往規避。亦無不在貴國之口者。今雖未得擒渠蕩逸。以快神人。而窮追褫魄。亦足以彰天討。除本鎮回師之日。另具貴國在事有功帥將職名。請頒宣賚外。合先咨請鑑查都元帥金自點。謨略沉雄。調度精密。及副元帥尹璠。防禦使林慶業。義州府尹尹進卿。龍川節制鄭楷等。率勵急公。戰守俱力。竝一應將佐傷亡人等。炤例敘

錄優賄。以勸將來。以示中外一體之意。更有
叛賊所遺船隻。皆於前月望後等日。藉奴兵
力。鑿淺。扯拽於馬耳山西停泊。我之舟師不
能深入戰取。竝望督令邊將設法焚燬。蓋此
船屢戰。多被擊損。若以之出海。犯搶。則必須
修艙漆造。如止藉以渡江裝載。實爲貴國禍
根。固不可不乘我師尚在。而亟爲計者。前已
屢行防禦。使等官相機區畫。諒在同心。倘再

經申飭。必能仰承德意。速奏成功也。爲此合
資貴國。煩請查炤施行等因。准此。爲炤貴鎮
統督龍驤。追勦逋寇。蹙諸窮島。連日鏖戰。雖
官兵有些傷損。而賊衆死傷甚多。自知難支。
登岸脫遁。天聲大振。海路載清。小邦臣民。
永有賴焉。此固聖天子威靈所暨。而亦繇
貴鎮忠誠貫日。妙算如神。使狂賊魄褫於
戎師之疾追。勢挫於大兵之奮擊。毒手無所

施而兇謀不遑逞也。連見本國邊臣所報陣
上事情無異目擊。嚮風欽嘆。良不可言。本國
世居東藩。恪守臣職。垂三百年。至於壬辰
再造之恩。銘鏤心骨。不敢食息。慙忘顧緣。國
小兵弱。社稷是憂。未免羈縻。狂虜求緩。豕突
之禍。茹恨含痛。薪膽十年。常思蓄力。養銳俟
賊少衰。有以報。皇恩而滿國。恥者。乃本國
君臣素所蓄積。况此通天之逆。人所得誅。而

遁到近邊。顯行誑誘。若不登時勦滅。必爲本國大患者乎。但以西海一帶。不置舟師。猝有此變。計無奈何。賴貴鎮臨機用智。方略得宜。既令本國諸將夾岸列營。亂射賊營。又抄數百火手。分載官船。追當兇鋒。微有殺傷。輒賜激勸。使本國將卒感激思奮。是則本國之所以與有宣力之效者。無非貴鎮賜也。乃令本國將一應將佐。開具姓名。褒賙之施。均於生

死。至欲收錄微勞。上奏。皇朝雖同功。其慚
而受賜實多。頃聞登叛。與奴合陣。在九連城
下。而鑿淺拽船。停泊馬耳山西。左右林藪處
處設伏。官兵登陸。則步馬勢殊。戰艦直進。則
水淺難容。本國君臣相議。以爲留船資賊。後
患必多。計欲設法焚之。業以行文邊臣。而咨
報貴鎮矣。今聞登叛悉歸。奴穴而埋船水中。
了無踪影。卽向日焚舟之策。亦無所施矣。聞

賊舟經涉遠海。屢被官軍追擊。損壞已多。若
經今年。必多爛朽。不堪用矣。第恐天兵朝
輟。而皮島夕受禍。頃年興治之事。至今使人
寒心。深思長慮。善爲周防。全島衆而庇本國
者。都在貴鎮區畫中耳。爲此合行回咨。請昭
驗施行。湏至咨者。

朝鮮國咨三

係奴欲歸
二叛求款

朝鮮國王爲虜情事。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奴

差龍骨大到王京。責出米糧。要活登叛。本國
據義斥之。備將往覆說話。移咨副總兵沈。以
求轉報督府去後。又于本年六月二十二日。
英俄兒互再持奴書而來。金國汗答書朝鮮
國王。我國因添人口。糧食不敷。借助于貴國。
而貴國以毛氏爲敵人。謂無輸糧養盜之理。
斯言未嘗不當也。今毛氏俱已安住我地。訖
我國舊年。雖云不登。亦未至於饑餓。已取於

本國大臣富庶之家。量口給足矣。但念天賜船隻。似難丟棄。故發兵看守。我兵非無行糧。但路途寫遠。輸運爲難。貯船處所。去貴國近而且便。此予所以借助于貴國。而貴國以爲何如。予想貴國於中朝爲父子。於敵邦爲兄弟。然父母之邦。十言而十應。兄弟之邦。獨不可十言而一允乎。王請度之。貴國旣以中朝爲父母。以我爲兄弟。我國與中朝十數年來。

兵連禍結。而貴國介於其間。坐觀勝敗。不爲
解和。口吻之間。徒有父母兄弟之名。而實有
幸災樂禍之意。殊不知兩國勝敗。不在國之
大小。人之謀謨。皆繇於上天而已。貴國果以
中朝爲父母。以我爲兄弟。王乃一國之主。不
比中朝臣僚。懼被朝廷誅戮。不敢擅爲擔當。
王於父母兄弟之間。通情解和。力爲主張。未
爲不當也。誠如是。則普天之下。立見太平。不

惟我兩國罷兵快樂。卽貴國造福亦自不小。又想兵乃兇器。實非人所樂爲。止因欲和不成。遂致欲罷不能耳。予斯言之真僞。王一忠勤可知也。前聞王助兵中朝。共攻毛氏。想是王自爲疆宇。不得不助兵攻擊耳。今毛氏移住遼陽。看守船隻者。乃我金兵。今貴國兵船依然。在彼何爲也。似空掣回。不然是王有心構兵矣。予之實意。披誠相告。紙短情長。餘悉

英俄兒及口頭。此復得此。蔡商奴自丁卯以後。差人往來。非一再。侵凌恐喝。靡所不至。今乃遊辭抑揚。至欲本國居間和解。情雖難測。意必有以。貴鎮前書所稱。奴自去歲以來。上疏稱臣。求款再四。乘此一隙之明。曉以歸叛之義。或不曲庇小醜。而沮通好之大計。云者。敝邦始固疑其齟齬。而難諧。到今觀之。方悟貴鎮自有高見也。奴書外示輸款。語多不遜。

本不當仰煩英覽。而事涉皇朝。不容掩諱。且與貴鎮前書之意。頗似相符。故委咨爲報。竝將原本付譯呈納。以候貴鎮裁處。爲此合用移咨。請炤驗施行。須至咨者。

邊事小紀卷之四

吳 周文郁 蔚宗 鍾纂

陳 璣 白岳

浙 王 慶 予安

郁士俊 爾揆 訂梓

十三山義民紀事

當壬戌正月間。奴酋渡河。撫軍走將領孫得功。

及諸生輩迎奴酋入城。是時寧遠以西俱爲經。

略驅入關。廣寧以西。如右屯。如義州。如錦州。如戚家堡。俱尚城守。而奴會弟四子玄計。卽今會也。與其第三兄。促令降。人下右屯。盡徙其衆。以東戚家堡。人懼。遂全城降。西虜奴慮錦州未下。招之曰。凡髡以從我者。俱安堵如故。又戒其虜。闌入人家。動一芻一粟。及睨視子女者。俱斬。民于是悉髡以從。兩會乃按兵前進。大兵至杏山前哨。已及罩簾山矣。山去寧遠止四十里耳。三

魯若有所見。遂墮馬死。四魯馳急足。白老魯老
會懼。遂命徙錦義之民以東。于是姦殺橫行。義
州民不勝憤。半遁還城。半據十三山以拒。奴率
大兵攻義州。殺奴累萬。終屠其城。據十三山
城者。可四萬餘。他據前寺山者。又萬餘。據查角
山者。亦四萬餘。約可十萬。俱二三百里間。奴以全
師圍之。主者爲大俠楊三。三以人衆。使畢麻子
主西門。而身主東門。又以畢麻子之兄畢二主

前寺山畢五主查角山三勇烈得衆心奴集八
會兵攻之弗能克賊逼山三必逐之而後已故
賊爲長圍日則分哨夜則列炬以守無敢仰攻
三偶逐賊道遇劉伯澗伯澗者故廣寧太學生
降于賊爲督右屯鹽伯澗故與三交見三泣曰
我被逼于此日夜何敢忘本朝子死守辛苦苟
安所需當以相濟三叱之曰爾果不忘天朝
乎何不速爲計曰固也俟其隙當與子夾攻三

曰。我十萬之衆。資糧民窖。時出爲運。虜弗敢迫也。所患者少鹽耳。伯澁曰。是不難。當于今暮運鹽過山下。子來見逐。我棄去。庶不疑虜。遂相嚙指爲誓。是夕饋鹽果如期。畢麻子者。狡人也。以兄弟各長帥。欲奪楊三柄。遂給其衆曰。我屬今爲虜矣。楊三人。劉伯澁。餌將以爾十萬贖博孤山矣。孤山者。虜中總兵號也。衆信之。遂各治兵。攻三三勇。鷲衆不敢逼。畢麻子邀父老拜之曰。

我誤矣。山城得有今日。楊三郎力也。奈何。兩虎自鬪乎。父老曰。固也。得如是。十萬人幸甚。遂爲講解于三。三曰。始事者我也。我降得死所乎。畢麻子亦忠義人也。今旣白。當撤備。備甫撤。畢麻子卽麾衆殺之。併其衆。自楊三時。卽募死士。請救關內。時當事若弗聞也者。至畢麻子時。又屢令陳天民請救。十萬人忍死。待至六月杳然。後有乘雨逃出者。經略檄通判吳士科以舟泊等。

架山迎之。既不欲其入關。又不使之屯牧關外。乃載而置之島。饑疲多死。其無資以賂士科。及長年者。又俱付之波臣矣。及樞輔孫公出。始得舟渡。至趙家嘴。嘴直前屯。乃令魯之甲迎之入城。方欲整衆救十三山者。聞九月六日已被屠矣。止有兩男子脫入關。

天賦矣。山賦得有今日。楊三郎以此奈何。兩虎
自謂。亦不若。且。得。如。是。中。高。人。至。甚。遠。為
。解。直。自。國。製。中。辨。大。關。也。我。降。得。延。所。子。耶
。無。也。為。燕。來。如。十。三。此。自。商。美。良。夫。自。道。婦。疑
。自。與。子。賦。家。辭。直。前。事。以。今。曾。以。甲。或。多。入
。其。幸。者。文。其。材。之。新。望。矣。或。謝。轉。悉。公。出。命。拜
。以。雖。語。豈。之。高。難。燕。之。來。其。無。資。以。想。士。材。文
。樂。山。也。文。題。不。知。其。失。關。又。不。野。也。中。幾。關。伏

柳河巡哨紀事

夫柳河之役在天啓乙丑間。余初意不立紀。因世之耳食者。嘗以此役爲口實。故復拈出。以見當日事情如此。蓋三岔河南有鹽場堡者。奴驅人煮鹽。人每逃作圍以繫之。其人思歸愈甚。日來乞兵。哨將魯之甲請乘巡河爲計。馬帥以孫公議大舉不容。亦欲因巡河一往探之。于是令前鋒哨將李承先左輔及之甲任其事。于九月

二十一日發兵。約水將金冠姚與賢等于次日率舟會二家溝。二十二日爲渡于柳河。不知同事者有以謀非已出。乃密屬水將故違期之甲。等候至二十五日。舟不至。唯金啓宗所調漁舟七至耳。遂以漁舟渡之。三日而所渡止八百騎。皆營于河傍泥窪中。不能立。奴悉城中甲。掩出葦荻後。以薄之。承先被射死。之甲旣渡。投河死。八百兵半渡歸。半殲于奴。左輔自上流至船城。

船城民殺一孤山夷賊數十。收生口五百有奇。振旅而還。船城近東北。老奴聞變。皇遽欲遁。無暇南下。若非忌者見阻。則蓋耀竟可復也。中樞聞報。遂張皇其事。謂遼之精銳十萬盡矣。上甚震驚。欲令御史往勘。後知其不然。乃已之。

余嘗聞以孫公誤用馬帥世龍。固不敢信。及觀巡河一事。又不能無惑于其人。蓋當時關外城堡雖展。而風聲鶴唳之驚魂。猶不足以

圖遠舉。卽我孱膽猜疑之共事。亦不足以語
睂曉。何況是舉。猶屬可緩。將謂接渡乎。只需
覺島十數舟。則鹽場之民可來。將復蓋耀乎。
恐奴臥榻之前。未肯容人酣睡。雖其地足以
制其命。然非登帥住金旅島。帥住廣長。則此
着未可先發也。至於深入襲人之國。而以七
漁舟渡師。尤爲兒戲。顧誰迫我。至是汲汲舟
師不至。何不再趨之。趨而不至。全師以歸。可

也。既令三將登岸。則在後策應者是誰。得則作何進法。不得作何退法。未見一一布置。豈遂以三將爲破釜沉舟之計耶。

毛大將軍紀略

修陳揭附

毛大將軍文龍。別號鎮南。泐錢塘籍。山西太平人也。壯而出遼。落落二十餘年。迨遼陽陷。乃渡河。託巡撫使者標下。使者爲山東王氏化貞也。王以河東初失。濱海一帶。未必卽甘心臣服。欲一人往探之。文龍應焉。率百九十二人。駕三船。自南四衛。以至鎮江九連城。凡我遼民。莫不有復見威儀之感。是時鎮江有僞將佟養真據守。

養真本遼人。乃首叛歸奴者。真中軍陳良策爲
遼武舉。與龍舊。令人通焉。適登撫所遣叅將王
紹勲等亦至。而勲等有兵船數十號。龍因詭稱
爲已之兵船。於是良策遂密約擒養真。期在夜
半。至期龍以人少未卽入。良策勢在騎虎。遂執
養真。蓋天啓辛酉中秋夕也。次蚤送養真至文
龍軍。而紹勲等爭之。不能得。遂移舟東往。至是
而良策始知文龍止三船耳。相顧錯愕。且度奴

得信。只須六日可以往來。亟促文龍渡人。還鴨江。渡未及十之二三。則奴已至矣。龍等倉皇聚朝鮮。義州館奴亦隨渡。逼義州。固視龍爲几上肉。釜中魚。不意復乘馬踰垣而脫。以故憤極。盡殺邊海遼人。不啻數十萬。折地一二百里。其時使臣梁之垣甫入鮮。諭令爲龍地。鮮慮陸處不可擇。一懸島居之。其名曰平島龍。以毛非皮。不附。改而爲皮島。捷奏至。命加副總兵。再

命正總兵。弁以便空。鎮守東江。於是聯屬國。總
難民。且屯且兵。人日以衆。財日以富。間諜日布。
于奴中。蛟螭時擒乎塞上。隱然在山。大有機局。
顧丙寅以前。則功浮於過也。至丙寅夏。用遼將
王輔等襲鞍山失事。有李良梅者。盡輸島情於
奴。奴於丁卯燈節前。用良梅鄉導。潛克鐵山。時
龍以在雲從。過節幸而免。奴復破朝鮮。黃海等
四道。自是知龍不能大有爲。龍意氣亦從此頓

滅。凡諸情事。不無虛飾。自丁卯以後。則過浮於
功也。總之。其人不學無術。且不置一正人於左
右。雄視海外。夜郎自大。信口而談。罔識忌諱。其
迹固有可誅者。惟是赤手創東島。不二三年。有
衆數萬。招搖偷劫。亦自成其一種伎倆。設當日
姑且置之。未輒有害。蓋遼東孤懸邊外。然猶可
以規恢進取。非若河套大寧一失。而不可復計
者。以海之可航。而地之必藉也。噫。毛之後。用得

其人則狡奴敢過河西一步哉。

條陳移鎮揭帖

天啓丙寅年四月時余為淮營都司

揭為兵難。遙度動湏萬當。謹據耳目。睹聞條。獻利弊。仰塵電鑒。酌畫以圖。全勝事。本職自天啓二年八月內。奉援海外。防勦轉餉。跋涉五載。凡遼左情形。身所歷。目所睹。心所營。其中利害機宜。略能諳熟。今奉差來都。伏閱邸報。知朝議有欲移鐵山之師。退駐旅順。蓋

州。夫旅順南對登萊。北通金復。東西聯屬諸島。南路進兵之要道。蓋州進可復海州。窺遼陽。退可據長生連雲二島。興屯利以足兵食。緩急與關門聲息相通。朝廷議設將駐兵於此。真扼要之良圖。恢復之上計也。職聞之不勝踴躍鼓舞。但云移鉄山之師以就之。職竊計以爲不便。蓋知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圖其遠。不得不遺其近。就其利。不能盡避其害。

今當事上臺欲議撤鉄山之師者無非爲轉
運難達。監制未便。查核難施而已。職愚不知
忌諱。以爲此特利害之小者耳。若形勝之要
害。脉絡之通塞。官民之利弊。彼已之情形。兵
機勝算。難以縷悉。職謹許駐師鉄山。其利有
五。移師動衆。其不便亦有五。請得條數而陳
之。鉄山之路。渡鴨綠。從鎮江。北至寬奠。出小
甸子。過夾山關。越牛毛嶺。不及五百里。卽擣

奴老寨。西繇湯站。鳳凰堡。草河口。甜水站。僅三百餘里。卽至遼陽。是鉄山者。收遼之便道。而滅奴之捷徑也。我進攻則奴兩受敵。我保聚則奴多設備。可見關門者。備人者也。鉄山者。使人備我者也。鉄山不撤。控地利以扼奴後。其便一。朝鮮雖弱。亦我一藩籬也。協我未足以制奴。叛我遂足以資敵。鮮之不可棄也。明甚。邇年遼道阻絕。而不失包茅之貢者。以

鐵山有兵。既憚其外叛之心。又開其內附之便耳。倘一旦移師。大海塹隔。弱息奄奄之鮮。雖素號忠順。而逆奴逼擊。力窮勢屈。安能死守以抗。不折而入奴。必轉而臣奴矣。中國此時。遼尚未復。又能問罪於水濱否耶。扼鐵山以通鮮貢。其便二。遼民向因鐵山有師。趨歸如市。故毛總兵初以二百揭竿之旅。今至男婦數十萬。授甲精銳者。不啻三萬有餘。屹然

雄鎮歸一民則奴少一兵已歸者得所則未
歸者懷來鉄山之民愈衆而奴曾之兵愈寡
矣屯鉄山以聚遺民其便三鎮江等處沃野
可耕奴力不及角者我坐收其穫鉄山兵民
三十餘萬每年額餉僅比關門一月之需能
給幾何所賴自爲耕種以活生齒今方設策
屯進爲足食計漸屯漸充則羊祜之襄陽鄧
艾之兩淮績或可底他日滅奴所資正在是

也。駐**鉄山**以廣屯益其便。四逐鹿者角其頭。必犄其尾。故晉人之禦殺師也。興姜戎以襲其後。而秦三帥擒。今若赫然天怒。命將出師。率榆關覺華之衆。繇廣寧渡三岔薄遼陽。撼奴之頭。率登萊兵繇旅順直進。金復蓋海衝奴之脇。約連雲長生蘇洋三山廣鹿長山石城鹿島獐子彌串諸島舟師沿海張疑。出奇窮奴之勢。而**鉄山**悍勇精兵一繇鳳凰堡。

掘其尾。一繇夾山關。掀其穴。前跋後蹙。目不
及瞬。力不及施。奴已心膽墮裂。手足無措矣。
鎮鐵山以策應。合其便五。此五利者。或陰受
其便而不知。或有待於後而未見。故但覺奴
未卽擒遼。未卽復海上之師。若可有可無耳。
一旦失其利。則必反受其害。而後知鐵山之
鎮所係甚重也。不已後乎。若鐵山之不可撤。
與不必移者。又當熟計。職觀旅順彈丸地耳。

形如葫蘆。僅容萬人。多駐師則不受。少駐師則不足以威奴。今鉄鎮精兵三萬。民可逾二十萬。區區旅順。將安駐此。且皇城以南。已有登鎮矣。一望之地。而用兩帥。孰若分而遠之。使各效其能耶。若欲駐蓋州。套是矣。然其地迫近遼陽。奴所必爭。我從遠來疲勞。安插布置。非數月不辦。奴以逸制之。乘其一事未備之際。以精兵擾而薄之。必無噍類。未受駐師。

之利。而先受移師之害。事之所必至也。職固
一策。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移鎮必繇海道。
二三十萬衆。器具資用畢集。所需舟楫幾何。
一蹴盡至。勢必不能。否則先至者與後留者。
俱爲虜矣。未有紛紛震動。而敵兵不乘我者。
且遼民在鉄山者。流離瑣尾來歸。今幸比閭。
而居耦耕而食。旣安其業。奠其居矣。王者惟
民是保。而忍使復有板蕩之嗟乎。職又再策。



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人情樂於安居而苦於播越。一聞遷徙動搖則民心先散。卽登舟入海能一一貫珠相揖否。倘未移之先而奸民卒生禍亂變出意外更有不可言者。目今人戀其世業。人顧其家室。其戰自倍。久而益堅。海上必有可觀者矣。職又三策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謂旅順蓋州可以進取。則登萊關門不乏可調之兵。而鉄山之可牽奴。又便

於兩處。今日移鉄山之師於蓋州。旅順他日能復從蓋州。旅順往鉄山。規進取乎。棄可以乘敵之鉄山。而退居不可屯聚之旅順。蓋州恐非萬全之算也。且以鉄山之師窺敵。而以旅順蓋州副之。可以并進。可以迭肄。兩便之策也。奴之所以備我者。分應我者。勞則我之制勝益易。職又四策。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鉄山之險。我棄之。奴必據之。則朝鮮絕。遼民

棄。奴得鮮與民而益強。鎮江寬奠等處沿海
沃饒。奴無東師之擾。可任意屯種。鑄山煮海
而益富。奴益富強。則益輕中國。而席卷西來
之勢成。榆關必歲受其擾。若鉄鎮不移。卽謂
不足以害奴。亦不至捐而利奴也。且鉄山未
嘗移內地之師駐之也。直自鉄山收集之耳。
以鉄鎮民守鉄鎮地。何嘗不便。如謂在彼不
能滅奴。則移之蓋州旅順亦猶故也。又謂在

彼徒糜糧餉。則移之旅順。蓋州能令枵腹戰乎。是在控馭有法。激勸有方。使烏帥慨然以東事自任。不在多此一番搖動也。此職又五策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駐師之利便如此。移師之不便如彼。當事上臺。豈慮在武夫小臣之後。而爲此議。蓋亦仰體皇上宵旰之憂思。俯痛遼民淪喪之慘裂。恨欲剪此朝食耳。竊思奴自犯逆以來。今歲破開元。明年收

清鉄。今月屠瀋陽。明月入遼陽。不三年而廣

寧盡洗。長驅席捲。曾無逗遛。遮擋者。自鉄鎮

有兵以來。關門數年無警。得以從容料理。而

收今春之捷者。未必非鉄鎮之師。擾其後也。

今因寧遠却虜。而遽疑之。亦已甚矣。島人矢

志滅虜已久。諸軍亦次第可用。若命一監

軍持節督之而進。關門以大兵應之。更調登

萊精銳。繇旅順收沿海城堡。遼陽一鼓可復。

若因疑毛帥而并廢鉄鎮之師。絕進取之便。隳垂成之業。是猶因咽而廢食。愚以爲定非長便之圖也。朝廷雖欲速建恢復之功。而黒海迢遙。事機當審。卽謂毛帥可調也。而鉄山之師不可撤也。毛帥可疑也。而鉄山之不可無師。不必疑也。職極知非分。言必見誅。然前此利害。鑿鑿可按。非敢鼓唇舌以取罪戾也。倘俯採芻議。有裨廟謨。職骨雖粉。猶有

餘馨。不勝激切悚懼之至。

何將軍小傳

何少保遼人也。名可綱，字承渠。丁卯之春，與余晤於寧陽公署。是時可綱爲督師袁公中軍，見其磊落，則孤松奇石，聞其議論，則峽瀉河傾心竊異之。因諮其人於督師，督師曰：其人將種也。起家科目，具有膽識品志。當奴難未作，逆有先見。及其旣作，屢多奇謀。一時在事信之者半，不能解者半。其欲得而用之者鮮矣。於是知時事

之必不可爲。遂於壬戌春。挈家避難齊魯間。予以縣令入覲。請纓出關。聞其人而招之。相得歡甚。乃共創守寧爲守關之計。偕與經營。手足咸敝。心血盡嘔。匝歲而城垣民舍始有次第。然民心兵力猶未固也。丙寅春。奴以十萬衆薄城下。視寧城爲遼廣故事。直欲靴尖踢倒。兵民皇皇欲遁。卽主兵之人亦欲借題脫去。獨其人及前鋒將左輔建死守之議。予乃與之盟。心誓曰。

堵門固守。奴竭精銳。環攻三晝夜。不克而退。奴以憂憤發疽死。遼左之驚魂。從此始定。天下之人心。從此始振。關東獲有屹然九城。爲巖關之保障者。固寧之一守也。而寧之守。實外成于左輔。而內成于可綱。余聞其事。不覺心折。遂與定交。相知最深。彼居恒動止。誠有行不愧影。寢不愧枕者。已已冬。奴孽闌入薊邊。殺我大將。墮我名城。督師念切。君父。星夜馳援。可綱以中堅。

隨旬日間三戰三捷。至於廣渠門之戰。可綱挾
百騎衝突數回。壯烈更倍也。無何督師逮。遼兵
驚潰出關。可綱仍從中委曲調停。復得遼兵西
向。恢薊保關。庚午夏。清復灤水。兵將無不爭取
玉帛子女。惟可綱汲汲瘡痍。是念其論功也。遜
然不伐。儼有大樹風。辛未。創議築凌。以可綱爲
提調。不半月而城工將竣。奴傾巢突來。圍凌城。
三月。城中食盡。兼之援兵失利。同舟廼有別念。

可綱據義麾兵不勝忿怒遂致決目斷腕拔舌
碎首而死。

已巳冬有以重賄遺可綱者綱卻之再且終
不言其人感畏而自語其親識又天啓壬戌
間有持故指揮券與綱同姓欲易二金綱謝
曰丈夫當自立功名何至妄祖他人此二事
皆邊人所不諱綱能獨持如此余所謂行不
愧影寢不愧枕者此也。

劉將軍事實

劉副將興祚者遼開原衛人也。家頗殷實。自幼稍讀書。知大義於奴。未犯順之先。爲市夷掠去。其人沉潛有心計。深得老奴歡心。妻以女。名曰愛塔。卽華言愛他也。及遼陽陷。興祚日抱慷慨。冀得一當以報國。奴欲用火器。興祚設計沮之。奴欲鉏遼人。興祚多方保全之。乃東通毛鎮。西透關寧。自丙寅以前。奴一言一動。莫不先爲。

密達者。癸亥春。祚奉奴令守金復。隨令幕客金
姓者。潛報登鎮。沈有容及當事。欲其從海渡師。
彼爲內應。其同守爲遼人羅萬言。亦有內歸之
心。萬言中軍有王丙者。亦遼人也。爲奴甚堅。興
祚惡之。列其罪于奴。將殺之。則易自拔。丙遂告
興祚內附。奴心恫疑。乃縛興祚及其弟與李永
芳之子。并王丙面訊之。而盡屠復州之民十餘
萬。殺王丙及興祚之弟。興祚雖得免。然奴稍稍

疑之矣。嗣後每索毛帥空劄。或數十百張。填書
我陷虜遼人姓名。乘夜密投於各室中。蓋一以
邀結人心。一以試探向背。每散一次。則出首者
僅數人耳。又平日齎奴物。招魚皮夷種。祚至彼
云。係毛帥所遣。以犒者。約令平奴之日。以爲我
用。與祚揣摩既熟。布置亦定。自謂滅奴可以日
計。遂于戊辰春。割八旬之老母。并其妻子。脫歸
以圖大事。其所以脫之之法。尤費苦心。先與奴

妻之女。日尋詬誶。恚甚。乃遠居別庄。越數日。擇其身材與彼相似者。醉之酒。衣以已衣。火其庄。其兄弟輩。佯言愛塔。縱火自焚矣。奴遣驗。見僞屍而信。是得以脫奔東島。及觀毛帥局面。則大不然之。且毛塘報云。係陣上招回。益令憤激不平。是年九月。密遣伊親生員王維章。以脫歸情。形達督師袁公。袁公代爲表白。已巳之夏。公斬帥。令其弟興基召之。十月抵寧。十一月卽有奴

人大安之報督師入援以興祚新至不同行十一月。樞輔孫公奉命來關興祚同其弟興賢謁于關西紅花店時已領寧前孫副使所撥兵八百餘令其西援者人或因其援疑之興祚亦自疑不敢進樞輔乃發同鄭一亨之一千八百。新國臣之夷丁三百暨隨行張汝行之四百王承胤石國柱之三百合之爲四千以護永平及建昌一帶而永平部道又以兵多費餉欲驅散

之糧補屢諭不從。于是乃以鄭一亨守豐潤。以
興祚合臺頭營將王維城太平路將睦自強建
昌路將馬光遠永平道中軍程應琦殺賊于青
山營冒兒頭。時諸將合兵於太平路共二千餘。
而興祚以維城當其南。應琦當其北。自挑精健
夷漢丁八百當中路。仍以光遠步兵鎗炮手伏
賊之後。遂以二十九日銜枚疾走。以除日未辨
入砍賊營。蓋興祚以夷語夷幟。賊莫能辨。加

以維城等各兵奮勇繼至。當陣斬獲五百九十
二級。而先獲十一級。馬騾稱是。賊盡棄所掠婦
女輜重而去。及收兵太平。維城等各歸信。庚午
元旦。興祚方入承。解驗。至兩灰口。陡遇賊數千
騎。以馱馬逸。不及甲。箭衣力戰。自卯至申。殺賊
無算。無何。中流矢死。賊得祚屍。馱歸老營。于廣
衆之前。剖胸裂腸。快洩其憤。而興賢亦以擄去。
是役也。興祚以八百騎。當奴萬許。惡戰搏殺。斬

級六百有奇。誠東事以來未有之戰。且終能捐軀死敵。以成歸正初志。謂非東人第一忠勇不可也。蓋興祚兄弟。同自奴中脫出者五人。興賢復爲奴擄去。尚有胞弟興治。興基。興良。及其族兄興沛。皆在皮島。是年四月。署島事副總兵陳繼盛。密報樞輔云。興祚未死。從賊。興賢自奴中有書招興治等。且興治所領皆夷丁。大有可慮等語。加以興祚裨較吳堅忠等回島。亦云內地

疑興祚從賊將假調兵之名殺其兄弟輩。適樞
輔調兵檄至。興治遂信之。不勝忿恨。乃殺繼盛
并殺調兵各官文武二十一員。拘奪島中之精
甲利兵。及官商船隻。蠢然率兵至旅順。抵登只
需一帆。時奴孽尚在濼。中外彷徨。樞輔請令
余出海相機戢撫。余輕身直抵其營。諄諄以其
兄興祚忠功可惜。不可因一時憤激敗壞。反覆
開諭。興治遂盟心聽撫。矢志殺賊自贖。未幾於

青山鳳凰城等處勦奴立功。樞輔乃奏請贖罪。并請卹興祚。奉旨褒三等及祭葬。廕其子大縉。錦衣指揮僉事世襲。至辛未春。以興治部將崔耀祖吳堅忠爭殺。兩俱敗沒。兵丁又乘機焚掠。興治命夷丁勦亂。而遂彼此奮鬪不解。興治大慟曰。去年朝廷以我兄故。饒我死。今復何辭再倖。迯國法。縱朝廷宥我。我能自安乎。遂赴火自焚死。于是沈世魁等遂併殺劉氏。

一門而名爲叛。登撫孫初以變報後以爲問。嗟乎。興治一人舛謬。遂致舉家慘戮無遺。并興祚一生忠義。付之泯泯。殊可憫痛。聞子弟之在奴中者。亦悉被奴孽支解之。何天之報施善人如是耶。抑不如是不足以見忠臣烈士之心耶。

爲余所謀至是而余曰。遠治介于深末。大兵慨助所必藉之地。倘必資兵械可以扼守。余曰。愚

蓮泊店鄉兵紀事

求平失守。遷灤繼陷。山海以西。幾無淨土。孰能挺身獨立。雄據一村。使狂奴不敢正視。且連結多人。爲朝廷恢城勦賊之助者。蓋都司宋三畏之功。亦足多也。三畏世居灤之蓮泊店。家頗殷實。鄉里以長厚戴之。曩辰巳間。有事關門。曾爲余所隸。至是。面余曰。蓮泊介于灤求。大兵恢勦所必藉之地。倘少資兵械。可以扼守。余曰。愚

矣。名城尚爾不守。區區村落。守何容易。且兵械
維艱。誰肯給此不急之用。倘爾欲有所爲。不若
因各鄉難民。集而部之。大則可以報國。小則
不失保家。三畏曰諾。無明示。不敢行。余曰。第汝
能。吾當爲汝請之。隨請于樞輔。適同事紛紛見
阻。以爲借名騙官。恃官詐人。事必無濟。徒只貽
害地方。余曰。遍地皆奴。寧容三畏爲害。且一紙
虛名。乃有何官可恃。奴孽縱橫畿內。正湏四方

豪傑糾合忠義。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方成捍禦。而奏蕩平。奈何不察是非。概以不肖疑人。深爲時事蠹。遂力請一牌一劄與之。仍教其所以團練之法。然初意不過一聞着耳。孰料恢復時。三畏領鄉兵三萬餘。自辦行糧以襄大事。此見之樞輔奏疏中也。

吳名賊尚爾不守區區村落守何容易且兵械
雜糧誰肯給此不急之用倘爾欲有所爲不若
亟歸秦雍與進而部之大則可以報國小則
可以保家三萬餘口無所歸思莫失事也其
難言者秦雍之意不盡請開高橋進兵與秦
都率爲秦以請官職與事以進其前以開
橋爲秦手秦固不喜其非難因在秦人惡
秦始時合進義人自秦進秦自秦進

靖亂紀事

賊陷朶灤關門一垣係天下安危而五方雜遝人自爲心其廢并遊客多造意爲隙伺隙爲奸正月六日奴自撫寧而東城中囂然如沸樞輔急捕二人斬之益闕深以爲憂余啓曰此輩當使有著否則雖日斬二人無益也樞輔令速酌以報余遂曉諭曰奴氛猖熾豪傑之羞凡在危城休戚與共語云見義不爲謂之無勇日中不

曝。謂之失時。當此功名之會。豈無忠義才略而願乘時以出者。卽一技一藝。亦時所不棄。凡此同城。勿論主客。不拘官民。有志功名者。許自開履歷投報。轉請收用。事平一體敘賚。是日自午及暮。投者近千人。余審其無籍而不馴者。凡七百有奇。請盡收之。核居處。記年貌。分而爲八。率以間將。卽其居處爲信地。責令巡守。于是臬黠盡入條。纒功名。抑且熱中。人自勤飭。街衢肅清。

樞輔疏中有云以亂靖亂消弭大患者此也

原刻航海紀事序

憲副東牟梁之垣

丁卯年題

天下事無有奇於此者也髯公奇男子讀書識奇字游世好奇計操行詔至高蚤馳奇譽出海督餉決策建奇捷不復贅惟破船得全神異絕古今抑何奇險中獲奇佑耶蓋礁觸舟碎附蓬求生其常計畫乃空

中人語令走後梢一奇也蓬桅南浮獨髯
公坐板偏逆風潮以北就廟岸二奇也冰
可水鐘可釜旣已天巧而荆棘絕島神座
之爆竹何來三奇也久餓殘喘莫能食壤
煑石顧安所得潮湧米袋乎四奇也此其
種種神奇爲航海所僅有余更有以窺髯
公之奇者自信生平慰撫同舟危險夷如

歌悲氣壯夫豈尋常人所能爲且行李漂
沒背負奏揭蒼黃時計畧宛爾蕭戾之收
圖籍不啻水中持蘭亭者卽敝裳編筏亦
濟變之巧妙綜理之周密可爲行軍法程
故曰事無奇於此者也噫曾遇虎者必談
虎色變余亦嘗阨於海已壬戌春遭颶碎
舟背 勅落水家僮健兒多葬魚腹余得

登鎮哨總徐思賢鈎竿救出可謂奇難惟
貯筒不過尺一寅漂去而卯湧回且到岸
處離覆舟所三里而遙詎非天下一大奇
事後雖論撫畢使臣斥於余無奇驗然一
紙王言乃定鮮人反側之心使非海若
效靈則東國無所欽承彼復圖引虜之朴
燁鄭遵其謀遂成東方事尚可爲哉此自

公所睹聞者是 勅書之呵護俾東師得
成牽制天固有意今公奏揭保全達情形
於 廟堂因以運籌定算而滅此逆虜公
更當立奇勲享奇報爲千古奇談余且拭目
俟之矣

航海紀事

天啓丁卯春王正月。奴襲鐵山。索毛帥不得。乃遷怒于鮮。掠黃海等四道。遂盤踞焉。秋七月。余奉命赴援。見奴所獲多。積義州一帶。衆亦依糧而處。余因策毛大將軍破之。蓋九月六日也。大將軍督一軍泊鴨綠江。以備策應。別遣一軍屯銀杏江。阻奴東奔之路。是夜。余領徒卒五百人。潛伏義州西南岸。俟夜分。先發十九人入奴

叱舉火。余見火起，卽率埋伏兵，以炮矢殺入。奴
正解衣鼾睡，驚聞炮喊聲疾發，忙不及覓甲馬
器械。逾時焚遁一空。次日我軍集義州城，而屬
國得重見天日焉。大將軍錄余勞入日告。余亦
辭大將軍歸。時爲長至，下浣。舟至獐子島，北風
暴發，底觸怪礁而裂，水湧如決。夜已及更，茫不
知處。人惟相向號哭。余勉爲之慰曰：我生平惟
利濟爲心，卽將兵六年，未嘗錯舉一事。上天不

曰。福我何至奪我耶。我能自信。還可信天。汝輩
可無惶怖。然私心再計。則又萬萬無生路。將奈
何。舟子亟謂曰。舟中不足恃。惟縛身篷上。浮諸
水。漂泊至岸。或可幾倖。余唯唯。諸不暇顧。惟取
奏揭圖書。負背將登蓬。聞空中語曰。此處不
當留。稍後可活。急走後梢。舟子爭止之。余不聽。
及坐未穩。而風搏浪激。兩桅蕩擊於上。惡石鋸
剉於下。頃刻完舟俱裂。僅存後一虛倉。復以人

擠而墮。舟人一時滄沒。余據舟尾尺板。與波上下。飄浴莫測所之。忽聞呼號漸邇。則同舟尚有數人。皆從墮。倉攀附。逐余而來。時東方微白。前隱隱現一小山。浮沒。又不知幾里許。而足始抵沙。扶水而行。沙盡而麓。回顧汪洋。正潮落南下。知余乃逆流以北。私怪且喜。匍匐仰登山。有古廟焉。傾欹頽敗。神失其像。內餘一殘鐘。一斷碣。碣載山名曰雙堦。島屬遼之東寧衛也。三而

水一徑通奴。荒萊蔽目。人跡不到者。幾年於茲矣。諸人復相聚而泣。以生猶死也。余復慰之曰。舟沒不死。登岸反死乎。無徒泣。速計取火。先鑽木不得。繼以石。乏引物。又不得。日已銜山。饑且益寒。智能俱困。忽有持一爆竹者至。詢所從。自云得之神座下。遂剖以引火。嗟夫。我遼淪喪已十年。所名。山勝地。多生荆棘。窮海絕島。安得爆竹。無脛而至。鬼神爲德。信赫赫哉。乃取泉於冰。

代釜以鐘。飲湯燎衣。饑寒稍解。夜則就地趺坐。仰面問天。一山風樹。却似千騎齊奔。兩岸飛沙。猶如萬矢并發。寒威侵剝。牙戰欲斷。越旦。令卒輩分向探路。久之。俱以水深泥陷。不可渡。反惟最後一人。肩一大魚來。卽烹以食。諸人再越。日則腸胃欲絕。人無生氣。臥不能興。余乃爲之歌曰。嗟嗟諸人。今皆夷齊。首陽山下。今採無薇。日兮日兮。偕亡時。少頃猛見潮湧。一布囊。諸人强

取之。則濕米斗許。熬湯分給。僅賴以生。居六日。終不得一線可渡。余步自沙畔。計所以必濟。覓枯木數株。用敝裳編繩爲筏。激二犍兒浮過。獐島。達守將始得舟西濟。噫。顛沛若此。萬死一生。徃徃從絕處得之。此造物困壯士乎。愛壯士乎。此時身在難中。不知其奇。旣脫難矣。則覺奇甚。舟中走筆記之。

(B)
083
0079-1
v.13-14
[no.2]